

平民之城

苏宁◎著

我未踏小城
時，即即乙
旗。想一
就市了，民
並神聖一
時也急解是
胆認時，奔
輕時也曾經
意氣乘揚，
亦一個陌生
眼小城，網
一絲陌生的
生語，我中
懷善說唯繁
善。廟居離
應，我十幾
了。十個哥
天網亦，十
個婦人網
亦，我杜絕
舊而日為我
氣萬雨時關
氣暖古城寒
而式地脾雷
下亦，應萬
什處？我自
已防賊也是
網黏時。十
幾十幾，是
生命裏一段
而萬暖餘緒
誤心，了認
小城，只不
網是嘆息。

绝对原创！

《平民之城》的写作，是对当下文学状态和文化状态的一种纠正，让文学回归到文笔和文本本身的美，让读者重新找回阅读的喜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平民之城

苏宁◎著

茶市諸小抵
 嘴，斷斷乙
 廣。想一聖
 就市了，是
 並詳聖一聖
 絕也毫斷是
 胆斷絕，茶
 輕絕也皆經
 靈泉飛揚，
 亦一斷斷生
 絕水城，網
 一線斷絕的
 生語，茶也
 懷善說唯華
 善。廟居雜
 肉，聖十茶
 了。十斷聖
 不鋼念，十
 斷斷不鋼
 念，茶社語
 蕭而且尚茶
 氣萬兩絕斷
 氣絕古城寬
 萬式地斷聖
 下茶，藥萬
 什麼？茶自
 己防斷聖是
 鋼斷絕。十
 茶了茶，是
 生命裏一殘
 萬萬絕斷斷
 斷？，了結
 小城，只不
 鋼是嘆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之城 / 苏宁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14-05745-7

I. 平… II. 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094 号

书 名 平民之城
著 者 苏 宁
摄影作品 顾树青 叶首卫
策划编辑 刘英鹏
责任编辑 张蕴如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南门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南门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1436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745-7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目睹过一些下着雨的黄昏吧，在你我长长的一生里。

也许是春天。

花刚好开，沾衣欲湿的雨，适合在家喝茶，适合约出一起长大的某个小伙伴。

也许是秋天。

曾经最美丽的树叶子也落了，它一片一片，沉静地谢幕，仿佛它料想中的一天终于到来，它心怀敬畏、欢喜，而且慈悲。

四季是一棵树或一朵花的一生，然而，是多少个这样静静轮回的四季构成我们的一生？

也许没有人能在一时半刻之间想明白。我们总是急切地往前面赶着，仿佛每天都有无比重要的事情要做，可这些事情和我们平庸的一生，它们之间，发生什么关系？我们总是急急地等着一个个明天的来临，等着一件件事情的结局

出现,从不知道,那只是在赶你我必将抵达的死亡。

小时候,一个孩子,他总是急切地盼望自己能够快些长大,他的父亲和母亲也同样地盼望着,快长大啊,孩子。他们仿佛一点不介意孩子一旦长大,会展翅飞走,去开始也许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人生,也忘了孩子成人之日就是他们行将衰老之时。

衰老与死亡,永远是一个生命个体无法也无力抵挡的事情。

我们都曾经是那些等不及想让自己长大的孩子啊。

我们急急地恋爱,向往婚姻。不经意之间,就有自己小小的家,小小的孩子了,有自己要操心的日子了。

你我都曾经冰雪聪明,洞悉所有人间的人情物理,但因为屡遭烦恼,我们无可选择地依赖并信任时间,也许,时间的力量会帮我们超越痛苦。我们希望通过时光流逝,让自己成熟,让一切变好,离我们的设想更近。我们总是一次次心甘情愿又别无选择地走进时间的圈套,一步步抵达我们并不心甘情愿的死亡。

我将写的这座城市,坐落在江淮流域,城里有两条河,一条是古黄河,一条是里运河。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始至杭州迄被分做七段,北京至通县的一段称通惠运河,通县至天津称北运河,天津至临清称南运河,临清至台儿庄称

鲁运河，台儿庄至淮安称中运河，淮安至扬州称里运河，镇江至杭州则为江南运河。

历史的风云在水上静静熄灭，河上舟楫仍从容往来。细看，春花仍旧春花，秋月亦是无量秋月，这两条河，年年月月沉静地、一板一眼地穿城而过。

淮安取淮水安澜之意。

这是一座四季多雨的老城。

春天，总是隔三差五地就下起雨来。

夏天，也是隔三差五地下着雨。

至于秋天，下了雨总是更觉得荒凉，可凉了的雨终究还会从天空落下。

冬天，在北方，天是下雪的。淮安的冬天，也会下那么一两场的雪。薄薄的，碎碎的，仿佛等不及要融化。大朵的更冰冷的雪无边无际飞落的时候，也有，但总是不多。冬天的太阳又黄又暖。但天气多变，说不定，才下过一场雪，接着就下起雨了，似乎是为着安慰那些总是盼着春天快来的。可是下了雨，天没暖，更冷了，过几天，又要下雪，像手里捧着滴滴拉拉的日子，没有人可以一口气过得完。

雨水如此丰沛，植物们个个活得快乐怡然，连一株草，也能生得强壮而肥胖。那无限的土地，总是湿润的、温暖的、柔滑的，仿佛适合万物生长，适合每一个有棱有角的人。

听过窗外的雨声吧。

雨点从容不迫地敲打你的窗子，仿佛你无数次约过的那一个人，终于来了，而你，心知肚明，却装做不在意。

我们清晰地看着一个崭新的黄昏，它一边下着雨一边向我们走来了。

窗外的城，湿了。树是绿的，吐出湿湿的气。

也许，这是一个无比普通的城市，和你经过的无数城池一样，阳光灿烂，适合万物生长，适合一切心里有爱有梦想的人居住。也许，所有的植物，你都曾经见过。一些平平常常活着的人，他们也终究没有什么你不曾见识过的苦痛和悲欢。若有，他们也终究觉得那一切都是个人私有，和一切旁观者无关。而且，也未必见得就过不去，他们知道他们总是能够过来的，总是尊严而沉静地打理着自己的痛苦，按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秩序将生活进行下去，顺从地经过人生里的一切。

他们始终微笑着，仿佛要看到世间所有人对他们的羡慕。

他们宁静而幸福地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我想，你我曾经即是他们，或者说，从前，你我也是在他们之间的。

这淮安城于一个人，即使他今天刚刚到来，也许他明天

就要离开,我相信,他必定也算是淮安人,或者说,总是做过淮安人的。

如果文字可以给一块土地,一棵树,一段我不知道有多恒久的时空,留下信物,我将留下这个凭证,因为它们,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块土地,和我们经过的任何一块土地一样,有它自己关于生养的守则,有它自己关于孕育的风仪。四季准时抵临,它生养花果草树,生养五谷和菜蔬,生养孩子们的肉体与精神。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以这样的襟怀和义气爱。

生于尘土者,皆归于尘土。

我们确信,我们能够领会并记得每一种人间的情感。

一座城市,总会借文字的记录生出另一番血肉筋骨,那应是一件超越物质意义的事情。

它们也是你曾经的生活,是你生命中精神的一部分。

阅读它,勿要漏过一字一句。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流金岁月 / 1

第二章 风物之恋 / 15

第三章 桃花岛纪事 / 42

第四章 心许清江浦 / 107

第五章 市井索轶 / 169

第六章 水岸嘉年 / 191

后记 / 209

第一章 流金岁月

—

寓居淮安，有十年了。

十个春天过去，十个秋天过去，我在这旧而且常年有着雨的湿气的古城里长久地停留下来，为着什么？我自己仿佛也是模糊的。十年于我，是生命里一段长长的锦绣岁月，于这小城，只不过是瞬息。

一只蝴蝶飞过花丛，翅膀贴了一下花的香而已。

苏轼说：“人生到处知何似，犹似飞鸿踏雪泥。”又有人说：“吾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在淮安，我先前住在城北部的桃花岛，一片无边无际的果园，实际上那不止有桃树，还有数不清的苹果树、梨树，所以，又有人叫它果园。除了果树，还有很多柳树，也有人叫

它柳树湾。

桃花先开，粉白而肥胖的桃花，开一开，便谢了，生出毛茸茸的小桃子。苹果花后开，雪白而纤瘦的苹果花，开一开，也便谢了，生出毛茸茸的小苹果。梨花开了，一树的清淡之气，梨子生出来了，个个青皮白肉小核。

在桃花岛住了两年，我又搬到里运河旁的一所平房里。周末，我常从桃花岛出来，穿北京路，到西长街，再顺着里运河走到石码头街，去看我一位开书店的朋友。

古黄河贯穿桃花岛，我在河边流连过无数次，但从不曾走近过它的源头，也不曾走近它的尾，我所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段。水日夜地流着，两岸有蒲苇，有不知名的花草，有人家房顶上的炊烟，有许多很老很老的柳树，像我，并不在这个小城出生，也未必就在这小城埋骨，但中间的岁月，却在其中度过。

我来这小城时，刚刚二十二岁。想一想，就来了，甚至连想一想的心思都是粗糙的，年轻的心曾经意气飞扬，去一个陌生的小城，过一种陌生的生活，我心怀喜悦和惊奇。

但这小城却似依稀见过。那水边的蒲苇我认识，那桃树、苹果树我认识，那水上的小船，那小船上的人我仿佛也认识。

这蒲苇、这桃树、这小船就仿佛是知道我注定今生要来这里小城走一走似的，它们静静地，仿佛只为等我，也许已经等了我二十几年了，也许已等了我整整一世。它们等着我

在地图上，等着我在无数个小城中一眼就认出它来，等着我在人生最鲜亮的年华里走来。

河水静静地流着，现在的黄河早已改道别处，但它从前是从这走着的。一条亘古绵延的黄河古道。也许，在从前的岁月里，黄河只是不经意地从这小城中走过而已，但它始终是缠绵着，留下这一条让它自己也让小城的人当成信物的黄河旧道，等着后来的或是别处的水亘古绵延地来续接那曾经的峥嵘。像一个人，她从这小城偶尔走过，但是，走着，走着，她留了下来。

这样的留，是身留，还是心留？她见小城多妩媚，料小城见她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吧，所有的缘，都要了结。

那时的石码头街、安涉桥、水门桥、西长街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它们古老而安宁，像祖母放在箱子底部的一件旗袍，像她那只陪嫁的蓝瓷花瓶，虽然落了灰尘，但禁不得擦拭，一拭之下，即发出清亮的安详的光。



我的一位朋友，在石码头街开着一间租书店，周末，我常去她那闲坐。现在想来，我去，不是因为友谊，也不是因为她那间小小的租书店，我喜欢她住在那里，喜欢那些青石板路，喜欢那些从青石板缝里长出来的绿幽幽的苔藓。

里运河流经淮安城区，这一带，有人管它叫里运河一带，也有人管它叫清江浦一带。

里运河之水也是日日夜夜不停地流着。淮安是小小的水城，村村有河，处处闻桨声，所有的人物、植物，人生小小的梦想与悲欢，都于水中溶解又于水中沉淀。我是一个不约自来的心甘情愿的见证者，我将在以后的时间里慢慢讲述它们，温习它们。总之，淮安倾城所有，大的河只有这两条，也就是说我这些年一直是临水而居，在古黄河边住了一阵子，又到大运河边住了一阵子。

二

十年前的小城，交通还不太便利，车站还在现在的地方，只是比现在小，比现在单薄，而不是简陋。也不通火车，外地人很少，据说只有这最大的批发市场汇通市场里有许多外地人，但十有八九是江浙一带的商人。

我母亲来过无数次，每次挽留了又挽留，她却不久住，她总是抱怨：这小城太闷人了，连火车都不通，仿佛住进来，一辈子就出不去似的。

一辈子住进来，而出不去。在很多人看来实在是个难题。比如母亲，她有亲爱的兄弟姐妹，有丈夫，还有另外的小孩、好朋友、好邻居，那么多的人，她们亲亲密密、热热闹闹地生息在一个共同的地方，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打破了她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生活秩序，她怜惜我的孤单，又放不下那一大家子。

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懂任何的人事物理，而且，因为还没做母亲，母亲的所有心事都不理解，只觉得她老了，是糊涂的，是走到哪都牵三挂四、心里不清静的人。她心里的烦恼，我从不认做是由于外部生活秩序的打乱造成的，只是她内心里的定力不够而已。

她每次从这小城走，都说再不来看你了，如果想家，你自己回去。不知为什么，我好像总是偏偏没有想家。于是她又来，来了，匆匆又走。母亲是个疼惜金钱的人，可买起车票来，总是大方的，不吝惜的。她曾喜欢存钱，但金钱于她，无息，总是还没存多久就变做了一张张票据，然后，就不记得它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

小城人有他们自己的方言，有他们自己的用语习惯。我从小生活在辽宁的北部，从不曾知道汉语如此复杂。同样一个字，可以用另一种语调说；同样一个意思，还可以用

另一个词表达。

比如他们说挣钱，从不说成挣钱，而是说苦钱。说给从不说给，而是说把。给我一个苹果从不是给我一个苹果，永远是：把我一个苹果。还有一些字，他们说出来，我虽然明白那意思，但一时总是想不出这一个字到底如何的写法，字典里是不是有。

这一城的人，仿佛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依照他们自己的习惯嫁女娶媳，安排生老病死。老人们用自己的方言说着一切和活着相关或不相关的话。他们从小就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又一辈子延续下来。他们老了，在阳光里，说着话，轻而糯，说快了，我总是听不懂。

离淮安二百里，还有一个小城宿迁，那时宿迁还在淮安的管辖内，还没划出去，因此，十年前的淮安下面有七八个小县城，一个县有一个县的方言语系，而且，若同一个县的人坐到了一张桌子上，他们还能从口音里听出彼此是哪个乡的。

比方说，一个土生土长的淮安人，他遇到一个沭阳县的人，他一听那沭阳话，就说他不是本地的，他脸上带着微笑，仿佛他的判断让他获得了无比的成就感。若其中还有一个入本来约好参加饭局，却一时有事没来，他和他好久没见了，以为会借此碰面，这个意思若用沭阳话来表达，则为道路相左。

又比方说，十几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其中有一个盱

盱眙人，他和他的邻座攀谈，他并不会算出她芳邻几何，生于何地，姓氏名谁，但他只要一听她讲话，就知道她是哪个县的了。

如果她刚好也是盱眙的，他就笑起来，说：“原来您老家是盱眙的。”

于是，他一张嘴，也说了两句盱眙话，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不碍着有男女之别，彼此就要拍肩膀称兄道弟了，他乡遇故知呵，幸会幸会，于是，他们就加强联络。淮安人喜欢聚会，来自同一个县的就算老乡、老友，哪怕才相见一天。第二天，若逢老乡聚会，他就无论如何要把她算上去的。

“其实我也算不得盱眙人，我祖父那一辈在盱眙生活，我则在淮安城里出生，但盱眙话是会讲的。”

他说，可是他更自豪了，为着生在淮安城里，而会讲盱眙话。

至于他的母亲，是淮安城下面另一个小县城涟水的，涟水话他也是会讲的。但是，若淮安城里的涟水老乡聚会，他倒不一定参加，虽然他是会讲涟水话的。

这些细小的语音的差别，只是小城人自己的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分辨得如此细微、精确，不止精确到县、乡，他们甚至可以精确到村。

四

我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附近没什么菜场，每天下午或上

午只有去大治路买菜。

那时的大治路和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路两边种满了合欢树，一到夏天，粉红的合欢花全开了，一地谢掉的花蕊，树下一个接一个是卖菜的摊子。

刚来小城，首先是吃菜问题。淮安菜口味清淡，因为一开始的不习惯，有些菜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的，炒出的黄鳝再怎么切细了也仿佛是盘着的一条条蛇，而我，从小就是不喜欢蛇的，虽然它会化成和气端庄的白娘子和小青。

至于美味的龙虾，长得也未必太难看了，像一种十分不善良的虫子。北方大田里有一种菜青虫，又胖又肥，还有一种通体发红总是张牙舞爪状的虫小名谓之东歪歪西歪歪的，它长得就像它们。我本是一心向着那一席席传说中的美味而投奔这一座小城，待我真来，竟始知名传有虚。那仅是一个走过场的赞美，那仅是对本地民众。像一个小孩，于他而言，世间美味，也许仅是他已吃惯的母亲烧的菜。那是一家一户的口味，不是人人皆知，也不是人人可以异口同声称颂的。它不是一城人的，尤其，不是一个外人的。

所以，我到淮安住了几个月，都不肯对长鱼龙虾之流下箸。

传说中的淮扬菜，是我没还吃到，还是，仅此而已。

好，带你吃最好的淮扬菜去。我先生这样说，可我好像还是年少，不大明白他也许没那么多钱带我去吃。

那时的东大院门口，摆满了小吃摊子，我们一起到东大